

# 伦理选择与自我迷失：也谈《城堡》的象征叙事

## Ethical Choice and the Loss of Ego in Symbolic Narrative of Kafka's *The Castle*

杜娟 (Du Juan)

**内容摘要:** 从卡夫卡《城堡》中城堡背后故乡与迷途的隐喻出发,可以得知《城堡》的写作是基于卡夫卡对于两性关系与家庭的向往和恐惧,因而城堡也成为两性关系的抽象概括。K.对城堡的追求与卡夫卡向往理想家庭的两性关系而不可得,以及对女性权力欲望的恐惧有关。然而作品的经典性却在于卡夫卡遮蔽了自身的创作意图,从而使得该作成为焦虑的现代人在现实中自我迷失的寓言,也因此具备了普世性价值。

**关键词:** 《城堡》; 两性权力; 伦理选择; 焦虑

**作者简介:** 杜娟,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与比较文学。

**Title:** Ethical Choice and the Loss of Ego in Symbolic Narrative of Kafka's *The Castle*

**Abstract:** Observing the metaphor of hometown and being lost in Kafka's *The Castle*, we can know that the novel is based on Kafka's yearning and fear for family and gender relationship. Therefore, the castle became a abstract generalization of sexual relationship. K.'s pursuit of castle was associated with Kafka's longing for an ideal family and the fear of women's power desire. Nevertheless, Kafka had covered his own creative intentions, which makes *The Castle* a modern realistic fable of self loss in anxiety thus becoming a classic work with the value of universality.

**Key words:** *The Castle*; sexual power; ethical choice; anxiety

**Author:** Du Juan is Associated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janeto@mail.ccnu.edu.cn).

《城堡》虽然并未最终完成，但却因其奇诡的风格和难解的寓意，是卡夫卡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也被誉为卡夫卡的“《浮士德》诗剧”（《卡夫卡全集》4: 409）。大家虽公认《城堡》的写作与卡夫卡和密伦娜的情感关系相关，但多关注现实与文本之间的外部关联，如《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一文称“《城堡》的核心自然就是卡夫卡从一系列失败，包括爱情生活的失败中总结出来的核心”（《卡夫卡全集》10: 491）。很少有学者将论证深入到文本内部层面，详细探讨作家婚恋心理给文本叙事带来的具体影响。勃罗德甚至在刊印时删去了一些在他看来不太合适的性的场合和段落，有意无意地避讳了这种似乎对作家不敬的看法。

事实上，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出发，我们未尝不能发现《城堡》的写作是基于作家对于两性关系与家庭的向往和恐惧，因而城堡也成为两性关系的抽象概括。卡夫卡虽然借城堡的象征叙事遮蔽了自身的创作意图，但其中的辩证思考仍富有伦理启示意义，使得该作成为了焦虑的现代人自我迷失的伦理寓言。



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所写的三部长篇小说的其他两部的创作源头都或多或少与两性关系相关：《美国》写于1912—1914年，16岁的德国少年卡尔·罗斯曼的被驱逐是因为“原罪”——被家中女仆引诱，致使女仆怀孕，从而被父母放逐到美国。《审判》完成于1918年，虽然写的是银行助理约瑟夫·K无缘无故受审判并处死的故事，但其机缘是写于女友及其闺蜜对卡夫卡进行道德审判之后。也正是由于主人公身上若隐若现的原罪感，约瑟夫·K才对最后的死亡一点都不意外，也不挣扎。而与密伦娜的关系破裂之后不久，卡夫卡也开始了《城堡》的创作。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合理地推测，作为“孤独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城堡》，其实也源于作家身上某种对于原罪（Original Sin）的恐惧和性意识呢？

卡夫卡曾一度想过结婚，在1912—1917年间，他与菲莉斯·鲍尔两度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从卡夫卡的犹豫不定、优柔寡断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婚姻问题的重视和不愿苟且。他虽然与菲莉斯见面不多，但两者互相往来的信件数量却是惊人的。在这些信件中，他反复表达了婚姻生活是否会对他的个人创作造成致命影响，以及对于爱人是否会干涉他自我生活的恐惧心理。卡夫卡渴望女性的协助，希望婚姻能帮助他摆脱父亲的束缚，但又担心因此陷入一个新的自我陷阱中。1919年5月，卡夫卡与尤莉雅订婚，但在第二年4月因为父亲反对又解除了婚约，而1920年下半年开始他开始写作《城堡》。据称这时也是他和灵魂知己密伦娜关系行将结束之时<sup>1</sup>。在这段时间的日记

1 参见罗伯逊 20。《大事年表》则称《城堡》动笔于1922年2月，8月放弃写作（《卡夫卡全集》10: 530）。虽然时间略有差异，但都注意到了《城堡》与这段感情之间的互文关系。

里，他仍一再表示对女人的向往和恐惧。1923年卡夫卡与朵拉交往，这段关系一直延续到卡夫卡去世，但两人并未缔结世俗的婚姻，只是同居在一起。

《城堡》的写作时间约在1920—1922年间，开始于卡夫卡的婚姻踌躇期（三度订婚又悔婚），终结于与朵拉较为平稳的“热恋”期。与密伦娜的交往更使卡夫卡直面自身的欲望和焦虑。如果“孤独三部曲”的前两部作品都是被动驱逐而“逃离”或逃离不可得只能“就地忍受”<sup>1</sup>。《城堡》中的K.却表现出几分主动性。他不再逆来顺受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试图去一窥事情的真相，但仍未真正踏入城堡。

因此，从创作背景而论，《城堡》的创作与卡夫卡对两性关系以及世俗婚姻的恐惧相关。或者，换句话说，城堡与其说是一种实指意义的形象（书中并无对城堡外在的精确描绘），不如说是卡夫卡对于一种关系的抽象概括。卡夫卡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都与作家对两性关系的忧虑有关，但具体在《城堡》中，则体现在“世俗婚姻”这一中心概念上，并最终形成了“城堡”这一多义混杂的文本意象。

捷克作家克里玛认为城堡就是女性的隐喻：“在卡夫卡最后两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里，我也找到了他对女人的一种自虐态度的隐喻。他努力接近她们，但没有能力完成任何关系，因此被当作罪行审判和惩罚。女人们对于他来说成为了难以接近的城堡，……”（258），但事实上，城堡与女性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并非简单的能指与所指。也就是说，世俗婚姻这一概念落实在文本中，是借助女性人物与城堡的性伦理关系达成的。城堡在小说文本里，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世俗权威所在。且不说K.这个外乡人对城堡的渴望和向往，就连村子里的本地人也无人可以一窥城堡的真相，就连信使巴纳巴斯也未能走进城堡的房间。但值得玩味的是，唯一可以和城堡建立关联的方式，就是性关系。

《城堡》是卡夫卡作品中女性人物数量最多的一部，有名有姓的女性人物计有28人。在小说中，与远离城堡这一权力中心的男人们不一样的是，女性都或多或少在不同程度上与城堡有着某些内在的联系。卡夫卡对世俗婚姻既向往又害怕的心理在作品中通过对于各色各样的女性人物形象地描绘出来了。“在他的小说中，好像没有一个女性人物是独立存在的，她们都是他想象的产物，用来转移‘K.’或‘约瑟夫·K.’的注意力，用来考验他、诱惑他的。卡夫卡对女性的恐惧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着考验，而这些女人却一次又一次地让他感到害怕”（梅罗伍兹 克拉姆 126）。村子里的女人一旦与城堡中的官员存在了性关系，便成为权力的分享者，能提升她们在世人心中的地位。曾有评论者从女性人物与城堡的关系出发，将女性人物分为城堡“里”的女人、城堡“外”的女人和被城堡放逐的女性。城堡内外不是一种地理位置的区分，

1 残雪《灵魂的城堡》的第29页：“在逃离中忍受，在忍受中逃离，这是人生处境的真实状况，更是艺术家的真实处境。”

而在于这些女性与城堡的心理距离的远近。这一观点很有启发性。但是，由于该文将城堡简单认知为“无形的权威”，又因为弗丽达是 K. 寻求进入城堡的中介，因之将弗丽达视为城堡里的女人。<sup>1</sup> 在笔者看来，这种划分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如果将城堡视为世俗婚姻观念的象征的话，城堡“内”的女人则应大桥酒店的老板娘、奥尔嘉之流。如老板娘曾和克拉姆有过三次的会面，并向克拉姆索要了三件纪念品。她怀恋这种关系，并以此为荣。奥尔嘉则嫉妒弗丽达的成功。还有取代弗丽达成为酒吧女招待的佩碧，尽管她试图等待克拉姆未能成功，但毕竟得到了和这些官员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些女性人物对城堡的认同和维护寓示着她们是世俗婚姻观念的拥护者。

性与城堡权力的隐秘联系代表了世俗对两性关系的看法。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法律认可的两性之间关系维系、权力规约的方式和途径。一旦为世俗婚姻法律所认定，任何卑污的性关系都得到许可。因此，村子里居住的人物是受世俗婚姻观念约束的边缘地带的人们。在这一灰色区域，可以看出人们的自我选择是一方面维持官方认可的婚姻关系，另一方面也屈从于城堡的权威，对没有爱情的婚姻、仅有性关系的同居式交往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村子和城堡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正能代表世俗观念和法律规约下的两性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卡夫卡对婚姻中性别权力的恐惧心理。由于性与权力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不少研究者也因此将城堡视为政的异化，这种分析视角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解释城堡意象所具有的威权意识，却难以阐释 K. 既然期待进入城堡，何以又会冒着触怒城堡官员的风险而与弗丽达交往。其实，城堡“内/外”充分反映了人们不一样的关于爱情婚姻的伦理选择。这一伦理选择与其影射的是人物对政治威权的屈服和反抗，倒不如说反映出了人们对世俗婚姻观念妥协或较量的两种态度。这种伦理选择不再是行为上的，而更多是心态上的。

坚守真挚爱情的伦理选择就会自然拒绝城堡权力的威压，而判定爱情真伪的标准在于人物行为是否流于表面的程式化。按说城堡官员索尔蒂尼写来了求爱信，世俗认可的“爱情”示意已经很到位，但阿玛丽娅的伦理选择是执意拒绝，她和家人也因此被村子里的人们孤立。因此她的选择所代表的便是更加纯粹真实的理想爱情观，与老板娘之流那种囿于世俗婚姻观念的虚假爱情观截然相反。而主人公 K.，在竭尽全力也无法和城堡建立联系的情况下，也只有通过与弗丽达交往的方式，才勉强在城堡管辖下的村子里获得立足之地。这种关系描写，似乎也喻指着由性直接抵达婚姻——“城堡”的庸俗化、程式化的观念。“纯是公式的东西太可怕了”（《卡夫卡全集》6：307）。卡夫卡在 1914 年 5 月 6 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卡夫卡对克尔恺郭尔的作品十分喜爱和熟悉。而“[……]性是具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个体化与社群的问题。在克尔恺郭尔与我们的文化中，性往往是

1 参见李晓兵：《论〈城堡〉中女性形象》，青岛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年。

自我问题最清楚的支点，……”（转引自梅 43-44）明了这一点，就会知道将城堡视为两性关系基础上的世俗婚姻的图解绝非对卡夫卡的小说成就进行了降格处理。事实上，这种解读思路不仅能帮助我们把握卡夫卡小说的通篇布局，也能更深入理解卡夫卡小说蕴含的自我追寻主题。

涉及城堡的中心概念虽然较为稳定，但其意象特征之所以极为复杂多元，究其原因，则与卡夫卡独特婚恋经历带来的对“婚姻—自我”的吊诡感受息息相关。卡夫卡曾在给密伦娜的信里谈到他阅读密伦娜用捷克语写的杂文、随笔这类文章的感受，他说：“这样的散文[……]是通向一个人的路上的一种路标。人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兴，直到在光线明亮的一瞬间才发现，根本没有向前走，而只是在他自己的迷宫中来回乱跑，只是比平时跑得更加激动，更加迷乱而已”（《卡夫卡全集》10：232-233）。这里的迷乱感觉不仅仅是阅读中难以把握密伦娜个性的感受，也是表达对“他自己的迷宫”的感受。或者说，即是两性关系及世俗婚姻中如何抵达自我的“迷路”困惑<sup>1</sup>。

## 二

早在与菲莉斯的交往过程中，卡夫卡就在日记里多次对婚姻表示犹疑态度。在1913年7月21日的日记里，他搜集了所有赞成和反对他结婚的意见，其中提到“与F.结合会给我的生存以更多的抵抗力”（《卡夫卡全集》6：252），8月15日他还在日记里说：“婚姻甚至会导向一种对我的情绪大有裨益的发展。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信念”（《卡夫卡全集》6：257）。也就是说，他曾相信婚姻会帮助他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也无疑更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认可。但大多数时候卡夫卡仍担心婚姻生活会阻碍他的写作，认为自己“无法忍受与任何一个人一起生活”（《卡夫卡全集》6：395）。尤其菲莉斯对他写作的不理解更加深了这种疑虑，因此一旦确诊自己得了肺结核，他便终止了与菲莉斯的婚约。这种对于婚姻的希冀和恐惧几乎一直伴随着他。密伦娜虽然能给卡夫卡带来知音之感，但她的已婚和非犹太人的身份，以及卡夫卡自身对世俗婚姻的不信任仍然困扰着卡夫卡。卡夫卡1920年夏天（约7月）在给密伦娜的信中设想：“我们俩现在已经结了婚，你在维也纳，我怀着恐惧呆在布拉格，不仅是你，我也攥着这婚姻之绳拽来拽去”（《卡夫卡全集》10：306）。而在1921年，也就是《城堡》写作期间，卡夫卡在10月17日的日记里说：“我并不羡慕个别的夫妻，我只是羡慕所有的夫妻——即使我只羡慕一对夫妻，我其实是羡慕整个婚姻在无穷无尽、多姿多彩中的幸福，在一种独特婚姻的幸福中，我本人即使在良好的情况下还可能会绝望”（《卡夫卡全集》6：431）。这些日记和书信充分显示出卡夫卡对于世俗婚姻的矛盾态度。

1 《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我说这些话想把您引向哪里呢？我有点迷路了。可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您也许是与和我一起走的，而现在我们两人都迷路了”（《卡夫卡全集》10:249）。



从世俗观点来看，结婚成家是社会所认可的自我成熟的重要标志。卡夫卡写道：“通过婚姻可以拓宽和提高自我生存，这是说教，但我几乎感觉到了其真实意义。”<sup>1</sup>卡夫卡一方面希望借助成家来寻求自我的独立；另一方面又对世俗婚姻心生疑窦，怀疑其中也有迷失自我的圈套。因此，城堡在文本中的形象表征是暧昧不明的，一方面是 K. 抛弃故土也要寻求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则是可望不可即的世俗假象。在叙事层面，作家借助“他乡—故乡”的关联想象传达出世俗婚姻与自我的复杂关系，也使得小说的追寻主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文中反复提及故乡，较为明显的有三处。第一处是第一章，“K. 蓦地想起来自己的家乡小镇：它同这座所谓的城堡相比几乎毫无逊色。如果 K. 的目的只是观光，那么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便太不值得，倒不如重访自己多年未归的故里更明智些呢。于是他在心中将家乡那座教堂的塔同眼前山上的塔作了一番比较”（《卡夫卡全集》4：10）。第二处则出现在 K. 试图尾随巴纳巴斯在雪地里去城堡的时候。小说中又出现这样的文字：“故乡不断在他脑海里浮现，乡思一时间填满了他的心房”（《卡夫卡全集》4：32）。但是，令人疑窦丛生的是，小说中清晰描绘的城堡远景却是风格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一座宽阔的宫苑，其中两层楼房为数不多，倒是有许许多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卡夫卡全集》4：10），城堡风格杂乱无章的表达实则出于卡夫卡自己故乡布拉格的文学想象。卡夫卡终其一生很少离开布拉格。而布拉格城堡区内的建筑风格各异，涵盖了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风格。那么，一个让 K. 背井离乡前来拜访的地方，何以在风格特点上和卡夫卡自身的故乡如此之像？为什么 K. 看到城堡后又多次联想到自己的故乡，在城堡遇到挫折后仍不愿返乡呢？

如果说，前一问题可用作家卡夫卡和主人公形象的重合<sup>2</sup>来加以解释的话，后一问题的答案则可将 K. 远离故土来城堡的经历理解为个体成年后选择离开原生家庭，通过世俗婚姻自建家庭的过程。正是故乡与城堡相通的家庭指向特征，K. 才会情不自禁地在追寻“城堡”（个人婚姻）的过程中不断与“故乡”（原生态家庭）进行比较，而他的感受也因此混杂了对故乡的温馨回忆和挑战家庭权威的快感。小说描述，K. 在雪夜里挽着巴纳巴斯的臂膀走着的时候，满怀希望地想着自己童年时爬上“光滑而高耸的墙”（《卡夫卡全集》4：32）的情景，“[……] 这胜利自豪感将永远鼓舞他”（36），并以此激励他去探访城堡。

K. 对城堡的追求是他执着的伦理选择，也是小说的主要伦理线。但世俗婚姻能否真的能保障自我独立吗？正是因为自我独立的需求，人们才会想着

1 转引自叶廷芳、黎奇的《卡夫卡生平 and 作品中的爱情关系》，《卡夫卡全集》10：470。

2 据马克斯·勃罗德在《第一版后记》中说：“《城堡》一开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后来作者本人对头几章作了修改，所有用‘我’的地方都改用了 K.，以后的那些章节全部改成了这样的写法”（《卡夫卡全集》4：410）。

逃避原生家庭，成立个人小家庭；但在很多时候人们又难以完全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担心是否会重蹈原生家庭的覆辙。世俗婚姻中所蕴含着的对自我的摧毁在小说里也借性的危险性传达出来了。K. 第一次与弗丽达在酒吧间做爱，小说又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故乡的隐喻——

[……]，就这样躺着过了几个小时，这是两人呼吸在一起、心跳在一起的几小时，在这段时间里 K. 一直有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迷了路四处游荡，或者是来到了一个在他之前人迹未至的天涯海角。这块异土上甚至空气也与家乡迥然不同，待在这里定会因人地生疏而窒息，在它那形形色色的荒诞无稽的诱惑面前，除了不停地走呀走，不断地继续迷途踟蹰之外别无选择。（《卡夫卡全集》4：47）

这段也许是卡夫卡写出的关于两性关系最美好的书写。其中对故乡的对比以及迷失在雪域的联想，与之前 K. 在雪地里跋涉前往城堡的描写奇迹般地重合了。K. 在性中的迷失就像他作为一个外乡人在城堡那里迷失那样，既陶醉又让人迷惑。也就是说，通过与弗丽达的性关系，K. 曾有种幻觉，他可以抵达城堡（世俗婚姻），又可以回归自我（故乡）。

但在经过短暂的迷失后，K. 与弗丽达的关系刚刚开始便转入了冲突和较量之中。文中的第二性爱描写也因此变得荒诞。“现在他们躺在那里，但不似昨夜那般如痴如醉，她在寻找什么，他也在寻找什么，他们都发狂地、呲牙咧嘴地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对方胸膛里，不断地寻找着，他们那热烈拥抱、不断翻滚的身躯并不能使他们忘记反而提醒着他们想到自己的职责是找东西；[……]”（《卡夫卡全集》4：51）两人追寻目标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关系是难以调和的：K. 为了进入城堡选择弗丽达，弗丽达却是要告别城堡选择 K.，也就是说，弗丽达想逃离城堡的性与权力的隐喻圈获得自主权，但 K. 却因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想一睹婚姻的真相，并最终获得世俗权力的认可。二人都希图在性关系中占据主导权，性变成了家庭权力的博弈场。因此，最终两人将以分手告终。而这也验证了 K. 所做出的伦理选择的荒诞性。

《城堡》还写到一系列窥视与反窥视的细节，进一步验证了城堡的世俗权力本质。唯一一个进入过城堡内部的信使向 K. 描述他如何通过锁孔看到的办公室内部，这也曾被认为是描写政的异化的典型例证。其它窥视的情节还有：K. 通过旅馆的锁孔窥视过办公室主任克拉姆的样貌；K. 和弗丽达在酒吧地板做爱时，却受到助手们的窥视，并使 K. 一度获得那种故乡的理想幻影之后，又被残酷地拉回到现实。K. 对于城堡的追寻就像卡夫卡对于婚姻的追寻，他希望它能实现他回归自我之乡的愿望，又害怕揭穿它的世俗面目，将是对他理想两性关系的毁灭。

城堡象征着世俗权力机制和法律制度对两性关系的合法化，K. 曾将之视

为神圣崇高，可是阿玛丽娅等女性的遭遇让他明白这种两性关系远非完美，是否进入城堡已成为未知之数。小说开头已经通过描写暗示我们城堡“并不存在”——“K. 到达时，已经入夜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连影子也不见，浓雾和黑暗包围着它，也没有丝毫光亮让人能约略猜出那巨大城堡的方位。K. 久久伫立在从大路通往村子的木桥上，举目凝视着眼前似乎是空荡荡的一片”（《卡夫卡全集》4:3）。这里的“似乎是空荡荡的一片（*seeming emptiness*）”一方面在提示我们城堡本身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而只是一种观念的抽象化；另一方面，虽然这种世俗观念看似强大到无处不在，却缺乏真实的生活意义，所以实则空虚。

### 三

对城堡的不同界定也大致反映出人们对主角 K. 的认识差异。在勃罗德的宣扬下，所有的评论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将 K. 视为一个努力的追求者，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表现出和平庸的村民不一样的精神特点。因此或对他被恶意嘲弄的命运给予同情（目的无效）；或借助城堡的理想化象征隐喻肯定其追求精神（尽管手段卑劣）。这些评论多少忽视了小说基本情节是对“追寻”母题结构样式的嘲弄或戏拟（如小说中助手不仅滑稽可笑，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还处处监视 K.）。尤其是如果城堡这一追求目标——“世俗婚姻”存在的神圣意义都被权力本质消解掉的话，K. 的形象是否是正面的就有待商榷了。

K. 对世俗家庭和理想两性关系的向往和选择无一不和自我体认相关，但也不断地被误判。他也在致红颜知己密伦娜的信中说：“我的本质是恐惧。”“足下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对此很害怕，却不甚了了，我完全不知道在离我的地方多高的地方晃悠”（《卡夫卡全集》10:401）。笔者更倾向于将“土地测量员”这一称谓理解为没有土地根基的焦虑心理，它暗示的是 K 缺乏自我意识。据说小说原稿中被删除的部分有一句明确表示 K. 对抗城堡动机的句子：“这样一来，我不是在跟别人斗争，而是在跟自己斗争”（罗伯逊 46）。K. 在对城堡的追寻上的确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和坚持，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这种锲而不舍未尝不是一种偏执。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K. 对城堡的寻求其实是一种舍近求远，自以为在追求至高无上的真理，但实际上却是对追求目标的误判。那些代表城堡权力前来村庄的官员们，哪一个不是面目可憎、言语乏味，且行为荒淫，城堡哪里配得上一个理想的居所？K. 作为一个追寻者，有他的虚荣心和功利性。至少在和弗丽达的关系中，他表现出较少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口口声声说爱，却难以摒除利用之心。在是否是土地测量员（*the land surveyor*）的问题上，他也显得有几分可疑<sup>1</sup>。

1 有论者认为卡夫卡设置了一个文字游戏，“土地测量员”的德文“*landvermessers*”词根为僭越（*Vermessenheit*），意即挑战权威。也有研究者发现希伯来语中“土地测量员”与表示救世主的词相同（*Messiah*）。参见罗伯逊 44，121。



由于卡夫卡本身对性的拘谨<sup>1</sup>，小说对于性关系指向的世俗婚姻观念的选择表现得十分隐晦。卡夫卡并没有在小说里原样再现自己对于婚姻以及性的迷惑和畏惧，而是通过“一定的伦理规则”（杜娟 5）又将其改装为 K. 追寻城堡的伦理线。而遮蔽了作家的两性意识，K. 的伦理选择也因此失去了有效的因果联系而让读者无法理解。但是，这种中心意义的缺失，却将 K. 兼具追求和逃避双重气质的伦理焦虑推至前台，与城堡暧昧不明的形象混杂在一起，反而具备了独特的含混的审美效果。

K. 缺乏对自我和对世俗婚姻的正确认识，他坚持不懈的伦理选择不过是神经官能症的偏执表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焦虑时代找不到真实人生方向的现代人的象征。奥登 (W.H. Auden) 1941 年曾言：“他 [卡夫卡] 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qtd. in Oates 248)。而这位诗人也曾将自己的诗作命名为“焦虑的时代 (Age of Anxiety)”。该诗为奥登赢得了 1948 年的普利策奖。卢卡契也在《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中说：“卡夫卡的艺术独创性确实就在于他用对世界充满焦虑的幻象代替了客观事实。现实主义细节所表现的是幽灵似的非现实，是一个梦魇的世界。这个梦魇世界的功能就在于引起焦虑” (Lukács 480, 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其后的存在主义理论家罗洛·梅在《焦虑的意义》中表示：“焦虑是 20 世纪普遍而深刻的景象。”“二三十年前，我们或许还可以称它为‘隐性的焦虑年代’……但是到了 20 世纪中叶，就成为奥登和加缪口中所谓的‘显性的焦虑年代’了” (May 3-4)。卡夫卡从文学家的敏感心理感受到了这种焦虑。这种焦虑早在 20 世纪快要来临的时候，就曾在画家蒙克《呐喊》等系列的画作中表现出来，在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字里行间浮现；在卡夫卡这里，这种时代标志性的焦虑心理又和他独特的性意识交织在一起，促成了小说《城堡》的诞生。

焦虑与恐惧不同，克尔凯戈尔曾对二者作了如下的区分：“在恐惧中，人们朝着单一的方向运动，远离恐惧的对象，而在焦虑中，内在的冲突持续地运作着，人们与焦虑的事物却保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 (qtd. in May 38)。在《城堡》中，K. 对于城堡的情绪便是一种焦虑，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意识状态。当然，他的焦虑意识是随着他的挫败感与日俱增的。刚来到村子里的时候，他对城堡意见还有些处之泰然，但慢慢随着他和村民的交谈增多以及总是无法接近城堡，他的焦虑感逐渐加深了。K. 的自我追寻反而走上了自我迷失的怪圈。

焦虑心理的强化最终将导致自我的沦落和丧失。“伴随着恐惧与焦虑的自由已丧失价值；于是人们宁可要安全的权威，也不要恐惧的自由！” (Tillich 245) K. 在赫伦霍夫旅馆的雪地里等待克拉姆未果，“似乎他现在比过去任

1 据卡夫卡自己的说法，他从小对性就不感兴趣，“一有人提到性，他就会拘谨，有受冒犯的感觉”（参见罗伯逊 9）。

什么时候都自由”（《卡夫卡全集》4:115），但他也感到，“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刀枪不入的状态更荒谬、更让人绝望的事了”（《卡夫卡全集》4:116）。

值得注意的是，K. 从来不改去城堡的选择初衷，即使弗丽达提出和他结婚离开这里，他也不为所动。弗丽达虽然表现出对理想爱情和婚姻关系的渴望，但最终也无可奈何地承认：“我经常梦见，这世界上没有一块净土让我们在那里不受干扰地相爱，村里没有，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卡夫卡全集》4:152）K. 与弗丽达相比，更缺乏批判性的自省意识。城堡是K. 自以为在故乡无法得到栖息之所的“理想”所在。但实际上他在城堡追求的与他在故乡追求的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即一种凌驾的胜利感和一份心灵的归属感。自我家庭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自我的独立和完满。K. 出于对身自无自信，所以才需要权威的认证身份，通过斗争来寻找与城堡的联系并建立存在感，否则会陷进“一种非公务的、完全莫名其妙的、摸不清看不透的、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生活之中”（《卡夫卡全集》4:65）。

但小说家不在于表现人物的伦理选择的两难，而是借这一伦理选择传达时代的伦理焦虑和对自我迷失的隐忧。K. 是因为城堡而选择了弗丽达，因此K. 与弗丽达的同居关系既是对世俗婚姻的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妥协和和解。“麻烦在于，挑战城堡权威的过程中，他也把自己纳入城堡的权威结构了”（转引自罗伯逊 101）。了解到K. 对城堡的追寻既有挑战性也有妥协性，我们才能理解在弗丽达提出结婚离开的要求时，K. 为什么明明表现出对弗丽达的爱意，却选择不离开，并与弗丽达分手。K. 一方面有意挑衅城堡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想获得城堡的正式承认。甚至在他看来，弗丽达因为远离了城堡这一权力中心而显得憔悴了（《卡夫卡全集》4:149）。K. 对城堡的在意充分显现出他并非如他所表现出的那么富有反抗性，而是逐步被城堡所代表的世俗观念同化了。这又反过来加深他的焦虑感。

若从伦理身份切入，可以发现K. 的身份其实几经转换：从外乡人到（自称的）土地测量员到（城堡任命的）学校看门人。而他和城堡的关系也由观光者到抗争者，直到被城堡权威意识同化的认同者。这种伦理身份的转变也寓示着K. 的节节败退。失去自我的人总以为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却逐步失去向内里自我探索的勇气。尽管城堡这一权威世俗观念卑污而虚无，却成了K. 在焦虑时代中抓到的最后一根稻草。K. 的悲剧就在于他虽然敢于选择挑战权威，却偏执地寻求来自权威的认可，放弃了去其他地方寻找真实生活的可能。卡夫卡在日记里说：“理论上存在一种完美幸福的可能性：相信心中的不可摧毁性，但不去追求它”（qtd. in Gray 136）。在焦虑心理的影响下，K. 丧失了坚守自我的勇气。而若能重新找回自信，那么笔者相信，对于K. 而言，最为理想的探寻自我的伦理选择，恐怕是放弃对城堡的追求，和弗丽达一起携手离开村子，开始真正的生活。可惜的是，在卡夫卡有限的人生中，

他没有找到实践这一理想的机会。而《城堡》由于未能写完，K. 的伦理选择被打断，我们也只能从人物之前的伦理意识中揣测他的最终结局，无法确认是否又发生了其他转折，给我们留下了未解之谜。

综上所述，卡夫卡对两性关系的困惑是我们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条有效的路径。他的“孤独三部曲”正是有着相似的创作意识，才能成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长篇佳作。在《城堡》中，世俗婚姻对自我的保障和障碍共存，才导致了 K. 令人迷惑的伦理选择。但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经典，还在于他抽离和提炼出个人经历中的普遍意义，通过巧妙构思遮蔽了原初创作意图，从而为自己的作品开辟出了无限的指涉空间，直接指向 20 世纪这个焦虑年代的人的普遍的存在境况。即便在小说的象征叙事下，K. 伦理选择的缘由如城堡在迷雾中难以捕捉，但他执拗表象下的伦理焦虑和自我迷失却予以强化了，时至今日仍能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伦理启示。

### Works Cited

残雪：《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年。

[Can, Xue. *The Spiritual Castle: Understanding Kafka*.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卡夫卡全集第 4 卷：城堡》，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Das Schloss (The Castle)*. Vol. 4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z Kafka*. By Franz Kafka. Ed. Ye Tingf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卡夫卡全集第 6 卷：日记（1910-1923）》，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

[*Diaries: 1910-1923*. Vol. 6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z Kafka*. By Franz Kafka. Ed. Ye Tingf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杜娟：《从脑文本谈起——聂珍钊教授文学伦理学批评访谈》，《英美文学研究论丛》1（2018）：1-15。

[Du, Juan. "An Interview with Prof. Nie Zhenzhao."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1 (2018): 1-15.]

Gray, Ronald. *Franz Kafk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3.

W. 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 孟祥森 刘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年。

[Kaufmann, Walter.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evsky to Sartre*. Trans. Chen Guying, Meng Xiangsen and Liu Q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伊凡·克里玛：《我的疯狂世纪》第二部，袁观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6 年。

[Klima, Ivan. *My Mad Century*. Vol. 2. Trans. Yuan Guan. Guangzhou: Huacheng Press, 2016.]

《卡夫卡全集第 10 卷：致菲莉斯情书 II、致密伦娜情书》，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Letters to Felice Bauer(II)*, *Letters to Milena*. Vol. 10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z Kafka*. By Franz Kafka. Ed. Ye Tingfang.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6.]

Lukács, Georg. "The Ideology of Modernism."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A Reader*. Ed. David Lodge.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83. 474-88.

May, Roll. *The Meaning of Anxiety*.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0.

大卫·赞恩·梅罗伍兹 罗伯特·克拉姆: 《视读卡夫卡》, 孙文龙译。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7年。

[Mairowitz, David Zane and Rorbert Crumb. *Kafka for Beginners*. Trans. Sun Wenlong.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

Oats, Joyce Carol. *New Heaven, New Earth: The Visionary Experience Literature*. New York: Fawcett Crest, 1974.

里奇·罗伯逊: 《卡夫卡是谁(牛津通识读本)》, 胡宝平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年。

[Robertson, R. *Kafk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Trans. Hu Baop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Tillich, Paul. *The Protestant Era*.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47.